社区学习共同体探幽

◆项秉健　汪国新

摘　要：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不是学校教育环境中“群”的学习，也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环境中“群”的学习，而是温暖的生命成长的“群”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富有内生性成长力的生命体，社区是它们的成长生态位。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根”、“干”和“果”的观察与分析，才能得以窥见其生命性内源、生命性机理及其生命性价值。社区学习共同体并非一种人为的设计，正是借助于生命成长定义的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才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词：社区；共同学习；生命性；共同体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7.01.004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因共同学习而结成的能实现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草根式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展现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成为社区成人教育与学习的重要载体。社区学习共同体带来的平民之乐，与人的“天生的中意、文化的习惯、记忆中的家园”相关，属于人的本质意志；[1]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是具有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

一、不同场域的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广泛发生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场域，如学校、职场、社区；作为一种形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共同学习，可以从共同学习活动的现状中归类出学校学习共同体、企业学习社团和社区学习共同体。通过三者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什么是影响和制约共同学习的“要害”。

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学校的明显差别在于，社区是人的生活的重要载体，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休闲、工作具有天然的联系；而学校是人造的教育环境，对应着特殊的教育场地、设施、学龄及学期，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刻意地中断了与校外生活、成人世界的联系。学生是个体化的人，因为其学历与学业是个体化的，至于是否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当然也是其个体化的学习与考试记录决定的，与学校其他学生的学习表现没有任何关系。在实现素质教育基本使命的教育改革进程中，基础教育学界提出“学校学习共同体”理论并推动其创建活动。作为新型的学习与教学的组织形式，学校学习共同体旨在实现对话性的教育生活方式、以学习者为主体共享生活实践的学习方式，以体现从认知成长走向人格发展的教育目标。[1]“学校学习共同体”虽可助益教育改革，却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是它虽然可以改善传统的师生关系，实现某种特定情境的师生平等对话，但难以根本改变师生的角色定位。二是它虽可以通过真实的或仿真的实践活动，实现代际和同辈之间的异质交互，将真实世界中的学习方式带到课堂、带到学校，但难以彻底解构学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隔阂。三是它虽可以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机会置身于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行家的学习文化中，从而对学生起到

项秉健/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编审　（上海　200050）　汪国新/杭州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　副主任　（杭州　310003）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某种教化作用，但只能够让学生短期地边缘性地参与这些共同实践活动，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总之，“学校学习共同体”为教学活动搭建通向生活世界的桥梁，有利于此岸与彼岸的沟通，有利于实现素质教育，但只是教育语境下的改良措施。它无力摆脱渗透社会功利价值的教育择优分等评价体系的制约，充其量只是一种“仿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同学，对于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将会因为一场升学考试而各奔东西；学习的根本意义在于升学入职排序中的领先优势。因此，无论是班级制的形式上的共同学习还是“学习共同体”性质的学习，都无法改变其工具性价值取向。

与学校相同的是企业也是社会的产物，但作为社会经济动物的企业，处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个体的企业是有寿命的。彼得·圣吉在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中敬告各位读者“你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目睹你现在服务的公司关门大吉”。[2]该书所推荐的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其重要指向就是延长企业的寿命。其后埃蒂纳·温格等在学习型组织的实战研究中提出，培养实践社团才是企业有效实施知识战略的重点。这里的“实践社团”即“企业学习共同体”。“实践社团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同样的问题或者对同一个话题的热情，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影响，加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术”。[3]尽管企业的实践社团有不同的形式，但却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一个实践社团是三种基本元素的独特组合，即：定义一组问题的知识领域；关心这个领域的人们的社团；以及他们所发展的在这个领域内有效的共同实践”。[4]企业实践社团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重要区分集中于三点：第一，企业实践社团是围绕知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而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围绕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第二，企业实践社团的成员关系形成不具有目的性，真正的目的性体现在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上；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守望相助关系的形成本身就具有目的性。第三，企业实践社团的吸引力来自满足其成员的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但这种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的满足以及成员间友好协作关系的促进，是以拯救企业效益低迷的努力而出现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的满足，却是建立在人的人的本质意志上的，即人的“中意”“习惯”“记忆”本性基础上的。企业雇主的目标是要把选择意志②重新锻造为本质意志，要把明显人为的、抽象地设计出来的行为的理性模式“自然化”。

20世纪30年代，艾尔顿·梅约（Elton Mayo）在霍桑企业进行了实验之后，在工业社会学中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human relations school）。梅约发现，任何工作环境的物质因素，甚至是在泰勒的策略中最为明显的物质刺激，都没有精神因素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冲突的消除所产生的影响大，雇主与管理者对雇员精神状态的变化的关注、给予雇员的关心、以及对于雇员在企业生产效率贡献上的意义的关注，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精神因素。泰勒和梅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形式。总的来说，企业生产与服务的业绩或成效，需要的是雇员被管理，而不是听任他们自身动力的支配，这一假设是毋庸置疑的。梅约主导下的霍桑实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蜂群模式（swarms）取代了行军纵队（marching columns）。谁要是想把蜂群作为目标，他应该关注草地的鲜花，而不是注意那个单个蜜蜂飞行的线路。从行军纵队到蜂群，从课堂、学习软件到学分银行，从网购、团购到花样百出的积分制，与电脑游戏从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诱惑来实现远程操控。梅约设计的诱惑即他的关于“仿共同体”的建议：“只要雇主能够成功地在雇员中激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能成功地促进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并使他们铭记个人表现对共同努力的意义……”。因为“在提高工作效率和防止周期性的工业冲突的威胁上，工作的满足和友好的氛围可能比严厉的规则实施和无所不在的监视更有效果，同时从纯粹的保险精算（actuaria）的意义上讲，它们也比它们所取代的训练方法要更有‘经济意义’”。[5]这个建议充满着人情味，但一不小心“经济意义”却道出了实情。

总之，无论是作为梅约计划的霍桑实验、作为学习型组织艺术与实务的五项修炼，还是作为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模式的实践社团，都是一种人为的技术，体现人的工具理性。三者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五项修炼和实验社团更强调通过共同学习的途径与技术实现“仿共同体”建设。彼得·圣吉指出，学习型组织是一项“工程”，而五项修炼则是组装为一体的“技术”。“在工程上，当一个构想从发明演变成创新，必定会经历各种配合技术聚合的阶段。这些关键技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术往往都是在个别的范畴中单独发展出来，逐渐聚合、相辅相成，才使得在实验室中被证明行得通的构想，成为实用的创新”。“学习型组织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还没有达到创新的地步”。[6]它们是一种人为的“发明”，是一种表象接近共同体的“仿真品”；与之相反，我们从人们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特性中才真正发现了共同体的幽灵，那是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共同学习，它不是通过技术和手段造出来的，也不受某个外加的功利的目的的控制，其共同学习的过程即体现为人的生命性价值。

二、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一个富有内生性成长力的生命体，社区就是它们的成长生态位。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根”“干”“果”的观察与分析，才能得以窥见其生命性内源、生命性机理及其生命性价值。

1.共同学习之“根”——本质意志

“共同体的结合是本质意志的主体”（滕尼斯语）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主动的“开放→投入→吸收→变化”的过程。对于学习者而言，这个过程就是体现其本质意志的过程。学习的目的就是体验学习过程，而非达成某个学习的结果。树，必须先有根，然后才有枝叶；并非找到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内容上，我们难以发现学习者学习的根本动因，它深植于学习者的本质意志。无论是“打铁关桑榆书院”还是“清凉峰太极拳俱乐部”，[3]他们学书法、打太极拳都不是为了一纸证书，也不是为了炫耀于人，而是在体验与分享学习过程中实现自身生命状态的积极变化。

麦基罗是成人质变学习理论的主要设计师和代言人，根据麦基罗的观点，成人质变学习过程往往由一种失去方向的两难困境触发。该困境是一种特定生活事件或生活经验，例如，爱人去世、工作变更或一场被视为危机的疾病。这一过程包括：⑴ 困境不能借助原有的问题解决策略消除；⑵ 学习者会进行自我检验；⑶ 对假设的批判性评估；⑷ 认识到其他人有过类似经历；⑸ 由一些探索性选择组成，这些选择是为了形成新的角色、关系和行动，并导向行动计划的形成。行动计划包含四个步骤：第一，获取知识和技能；第二，尝试新角色；第三，重建关系和建立新关系；第四，形成能力和自信心。[7]麦基罗的成人质变学习的过程是表征性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正是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生命状态的变化，决定了这一质变学习的过程。成人质变学习在成人生活过程中时时发生，它是由生命成长与新问题引发的张力造成的。于是人的生命状态会出现一种主动的“开放→投入→吸收→变化”的过程。这就是质变学习发生的过程，即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凭藉获取知识技能带给学习者能力和自信心是因人而异的，而学习行为本身会给每一位参与共同学习的学习者带来生命的充盈感、成长感和安全感却是相同的。因此，麦基罗的质变学习指向的是学习结果，而本质意志学习指向的是学习过程体验。

2.共同学习之“干”——学习四阶段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是学习者从相同的学习旨趣和学习需求出发，平等自由参与、互为学习资源、共享学习过程，积极转变生命状态的活动。

这是实现人的生命潜能的学习，是生命状态的自然律动，是实现生命成长需求的学习。因此，“同自觉”是共同学习的特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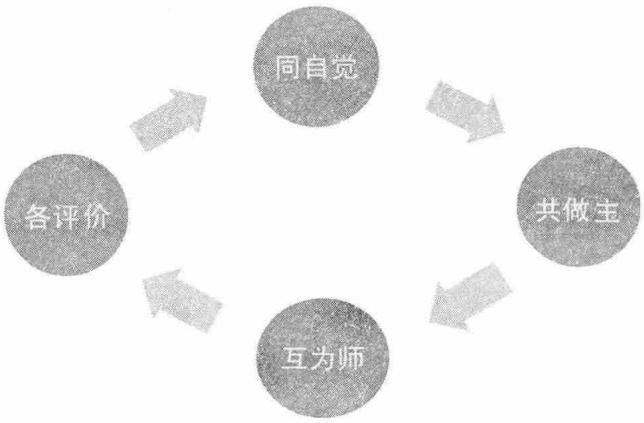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学习、自由选择的学习。自主学习是自觉学习的必然，也是对自觉学习状态的维护。学习自主最贵，学习内容次之，学习结果为轻。因此“共做主”是共同学习的特性之二。

这是一种教学资源自给式的学习，自给式学习为自主学习提供保证，它还原了前学校时期学习的自然状态，学习者互为师生，教学相长，因此“互为师”是共同学习的特性之三。

这是一种自我评价的学习，对于学习进步的评价没有统一的成败标准，而是各自的标准、各自的评价。吸引成员学习的是学习为生命成长服务的功能，而不是某种被社会制造出来的竞争性的等级符码意义，不会有失败者。因此“各评价”是共同学习的特性之四。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是享受学习过程而非结果的学习，是各自评价学习收获而非攀比与竞争。因此，“同自觉”（学习的起点）能量的的输出，成为“共做主”能量的输入；“共做主”能量的输出，成为“互为师”能量的输入；“互为师”能量的输出，成为“各评价”（学习的阶段性终点与新的学习起点）能量的输入；“各评价”能量的输出又成为“同自觉”能量的输入……如此形成良性循环（见下图）。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无论是从“巧手女人家”还是从“姐妹编织社”④均可发现，她们几乎无人不擅长独门女红、厨艺，她们从内心的喜欢出发，决定学什么、怎么学，教学相长，姐妹相待。她们将共同学习的地方看作不似“家”胜似“家”的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因为“同自觉”“共做主”、“互为师”、“各评价”正是心灵的、超理性的、情感引导的共同学习的必由之路。

如今，一些学习研究专家对于理性的偏执似乎排除了根植于本质意志的学习的可能性，但也有清醒如泰勒者。泰勒指出：“多项研究论及了直觉的意义（布鲁克斯），有效学习（克拉克；斯考特；Sveinung-gaard，斯韦南加尔德），超理性影响（Vogelsang，沃盖尔桑），以及情感引导力量（Hunter，亨特；泰勒）。……其他探讨提到了通过情感和直觉（布鲁克菲尔德），‘心灵学习’（Dirkx，德克斯），意识层次（布库瓦拉斯），自传学习中的想象（Nelson，纳尔逊），身体（Chapman，查普曼；Schlattner，斯拉特纳），以及潜意识（斯考特）进行学习的重要性”。[8]这些都指向了根植于人的本质意志的学习。泰勒又指出，大多数经验研究的普遍结论是，认识产生于其他人的联系中，也就是说，学习是通过关系产生的。[9]诗人东荡子写道：“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哲学的语言与诗的语言如此惊人一致——人类认知的光明基于人的本质并源于共同学习。

3.共同学习之“果”——生命成长、守望相助

（1）“生命成长”。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是实现生命成长的学习。学习的内源力来自人的生命成长欲望。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标志性的结果，比如一张证明学历或资格的证书，而是体验与分享学习过程。学习的过程即学习的目的。在功利滔滔的社会，学习被异化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假设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学习过程愈短，则“性价比”显得愈高。而生活在社区的居民，他们所结成的学习共同体却是不讲这种“性价比”式的学习效率的，因为生命成长是无价的。这就是生命性价值主导的学习与工具性价值主导的学习之分水岭。

学习首先是一个内心的旅程，与人的植物性生命、动物性生命的衰退过程不同，人的内心旅程是可以始终开放的，这是一个内外因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属于个人化的过程，其学习“发力点”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共同规律可循。因为人是“未完成的动物”，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他与生俱来的全部潜能。与此同时，人还是“群居的动物”，一方面需要认识自己、认识并实现自己的潜能，另一方面需要与他人交流、与他人和睦相处并找到归属感。在这里，社区学习共同体恰好可以满足人这种生命成长的需要，即内心旅程的需要。为什么一些社区重新成为了人的生命成长的“生态位”？因为它与人的天生的“中意”、“习惯”的文化和“记忆”中的家园相关，还因为现代社会已经设计出各级学校、各种培训机构，把人们从原先可以实现生命成长的学习领域驱赶出来。一个人如果处于强迫性的学习环境中，而其学习行为必须服从外界强加于他的准则，则会损害其生命成长的需要以及在潜能实现上和情感归属上的同一性。

（2）“守望相助”。人是群居的动物，其最基本的伦理意蕴即守望相助。共有的归属感及其个体义务是守望相助的一体两面。在如今的契约社会（连家庭也有婚约），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唯一没有契约的地方，其守望相助的伦理意蕴来自地缘亲情的古老情结。

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的守望相助，是对于生命成长的守望相助，是对于实现潜能的守望相助，是对于接近于童心状态的本真学习的一种相互的呼唤与守护。冰心在《寄小读者》中就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这种守望相助或非依赖于力气，而是依赖于心灵的感应。学习基本上就是心灵的活动，守望相助就是心灵活动的一种张力。“相互要求，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正是这一张力的体现。

鲍曼指出，“功绩而且只有功绩才必须得到奖赏的这种理念，轻易地被加工成了一个自我陶醉的通行证，通过它，有权势的人和成功者能够获得社会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源中的大量好处”。这样的社会“在其中，展现特殊能力的失败，足以成为把这些人（引者注：指失败者）置于一种屈服式生活境地的充分理由”，看来成功者并不需要共同体。[10]“共同体理想的一个固有部分是成员之间共享好处的‘兄弟般的责任’，而不管他们是多么聪明和重要”。（邓奇Geoff Dench）“单就这一特征就使得‘共同体主义’（Communalism）成了‘弱者的哲学’”。[11]不难见证，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学习的社区居民，从中获得的正是一种共同学习、守望相助的平民之乐；同时，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论证了社区学习共同体之所以会在民间草根式生长的原因。

三、共同体的重光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引者注：符合人的中意、习惯与记忆的）完善统一体”。在人类发展史上，共同体这种结合的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个人结合的“社会”类型。[12]原始的共同体经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发展历程。“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13]“亲属”、“邻里”和“友谊”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些原始生活方式的各种很容易理解的相互并存的名称。鲍曼的表述则具有主观感受的色彩，他说，“‘共同体’之所以给人不错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它所传递出的所有含义都预示着快乐”；因为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14]总之，共同体是这样一个处所，“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伴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知别上坏的社会的当；但是，说坏的共同体却是违背语言的含义的”。[15]

大概是为了回应读者关于如何从经验上区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类型的疑惑，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前言中说，“共同体和社会是标准类型，真正的社会生活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事实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村庄保留得多一些，城市保留得少一些。只有到了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时，城市才几乎完全丧失了这些特征，单一化的个人或者家庭相互对立，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地方，只不过是作为偶然的和选择的居住场所”。[16]

21世纪初，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巨大的城市似乎永无止境、毫不知足地蚕食着乡村，并吞咽着新的年轻的人流。作为过去生活的定位点迅速消失。赖以谋生的职业曾是一个牢靠的定位点，如今工作场所变动不居；职业半衰期转眼即至，“一招鲜”式的技能也成了明日黄花；以辉煌的历史而令人崇敬的公司和工厂，也往往会在一夜之间悄然消失。在文化上，曾经千古传唱的英雄幕落花凋，英雄崇拜早已被偶像崇拜所替代，为了达到“吸粉”目的，偶像们必须别具魅力，以使粉丝为之着迷，而且足够光彩夺目，以保证出镜率；但他们又必须转瞬即逝，给那些早已急不可耐的未来之星留下舞台……总之，“大多数被稳定和牢固地挖掘出来的定位点都不见了，这些定位点暗示着一个比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要更为持久、更为安全、更为可靠的社会背景”。[17]“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成了持久的、流动的、异质人群庞大而密集的地方”（Henning Bech）。人们在一起生活，却不是生活在一起。鲍曼认为，人们之所以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可能从共同体的幻觉中理解的东西，是一纸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的保证——在生活追求中，他们非常怀念这三种品质，而当他们在孤军奋战并只能依赖私人可支配的稀缺资源时，他们自己又不能提供这三种品质”。[18]在这里，我们想要补充鲍曼的是，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根本上说应是生命成长的个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归属感。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只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或曰基础条件，而生命成长和归属感才是人性的发展需要或曰应然追求。

人类历史的进步只是为了摆脱令人痛苦与厌恶的过去，而并非来自一个具有充分吸引力的精确目标。大城市以其生活丰富、机会集中而充满冒险、令人兴奋；但是其庞大的异质人群以及变动不居的背景，又令人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鲍曼认为，包括西方共同体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基于大城市生活的共同体计划，许诺要一蹴而就地实现这两种希望。正因为相互矛盾，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却发现了实现上述希望的载体。那是共同体的幽灵，那是来自民间的草根式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在本课题调查范围内（杭州、宁波、南京、上海、北京、成都等六市的实验区）就有成千上万个，仅杭州城乡已经多达4500余个。血缘共同体远去了，人们可以通过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重建社区共同体；亲属关系不再是唯一的共同生活纽带了，人们可以通过邻里、友谊重建不似亲情胜似亲情的社区共同生活；祭祀与信仰不古，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学习重新张扬人的生命性价值。共同体的幽灵没有消失，相反，它看起来倒正在我们的世界中所有的邻里情谊形成的每一个街角复活。

过去，人们一直追求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一直将生活富裕与生活幸福划上等号。“我们尚未创造出任何人类的新概念，能为非经济领域中的反应及利益，提供表达人类真实天性的独特性；为新的非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提供自由的真谛。我们无法将经济报酬及经济满足替换成非经济的报酬及满足，作为行使自由的最高目标”。[19]只有当经济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富足，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真正的自由与幸福才可能实现。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自由是共同学习的自由，我们所说的幸福是实现生命性价值的幸福。

什么是体现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它不仅仅是指获取知识与技能；体现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一方面是指保持心灵的自由和心性的自觉并实现潜能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实现生命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过程。我们往往以为知识、技能、财富和契约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事实上在倾向于舍本逐末。“在他们儿童时代，从家庭以及学校的生活中，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获得的知识中发现安全感和稳定感，而这一知识的获得是牢固地建立在传统基础上并由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知识及精神方面的教师的权威所支持的。未来曾经似乎并不可怕。因为它已基本上由他们的长辈的经验所预示，并且预先为他们探索了进步的道路。突然，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互不相容、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无法认识自己”。[20]正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困境中，获得真实安全感的不是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共同学习的过程；不是契约，而是守望相助的关系；不是财富，而是生命相依的归属感。我们不难在“打铁关桑榆书院”、“姐妹编织社”、“巧手女人家”[5]等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找到这种生命相依的归属感。通过社区学习共同体重建社区，重建熟人社会及其交流系统，重建守望相助的关系，重新赋予石头（社区民居）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因加剧流动而将人的情感变得支离破碎的世界里重新拼起守望相助家园图案的现实路径。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曾经设想：“学校应进一步赋予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乐趣、学会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知识的好奇心。甚至让我们设想一个每人轮流当教员和学员的社会”。[21]如今在中国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已经梦想成真！成人教育为最终确定一种不受传统教育模式支配的新型教育结构与方法、提供唯一独特的实验室的期待，因为被机器及其软件更新捆绑的职业培训式的继续教育大行其道而不幸落空；而这一实验室的作用却在民间草根式自发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意外实现了！想必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成年人不愿意扮演继续“上学”的角色，为什么通常仅仅是迫于薪资收入和职业资格的需要才会做这一意义上的“学生”。本原意义的学习不是从外部施加于生命的附加物，它也不是人们为了获得社会功利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积极变化。工具性价值观把一个人变成可以交易的物品，首先需要把他从他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把他从它具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使他成为各种亲情、友情、邻里情、同学情等关系中汇聚而成的独一无二的自己。离开了他具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人际关系，他就变成了一个通用的价值符码，可以进行加减，并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来标价。生命性价值主导下的学习不处于“占有”的地位，而处于“存在”的地位。我们在哪里建立起了智力、审美、情感、共享上的联系，我们就会在哪里发生学习。正是借助于生命成长定义的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才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终身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必然趋势是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并非一种人为的设计，而它已经为共同学习做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注解。

社区学习共同体解构出生命性价值的学习和工具性价值的学习，同时也解构出基层治理功能的社区和共同学习模式的社区。它为重构文化多元的社区，重构守望相助的社区，提供了现实载体。这是一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留住乡愁的家园重构，是在家与国之间一个可触摸的具有黏性的基础性空间的重构。在人口加速流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它更是医治人际关系冷漠征的良药。它能在某种意义上还原熟人社会及其交流系统，使人心理脱敏；重建伦常与口碑，约束根植于人的植物性生命与动物性生命中的贪欲。这是政府不能用同等能量来完成的。

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时间维度的记忆——共同体，找到一个属于空间维度的地方——社区，找到了一个自发的“群”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这是一个保留着温度的“幽灵”、人类共同学习的“幽灵”。它不是学校教育环境中的“群”的学习，也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环境中的“群”的学习；而是温暖的生命成长的“群”的学习。这是人类一种精神遗产的重光。倘若愈少宣告对这种“精神”抱着一种可以塑造的希望，这种“精神”就会愈得到社区普通居民的喜欢和信赖。“因为精神作为特殊的本质只有在幽灵的信仰中确实存在；为了生存，它必须喜欢有一个有生命和发育能力的原则的躯体”。[22]这个躯体就是社区学习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生命价值与成长机理研究”（BKA140033）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注释

①意志是一种愿望类型，在人的本质意志这种类型的愿望里，思维和行为的在成长中才学会了的形式和内容与由身体状况所制约的和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经历、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构成为统一体。

②选择意志是思维本身的产物，选择意志先于它所涉及的活动，而活动同它的关系则是作为它的实现。

③④⑤均为杭州市学习共同体名称，可参见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编.《杭州市学习共同体案例集》。

参考文献

[1]赵迎.论学习共同体及其教育意蕴 [J].当代教育科学，2012，(5).

[2][6][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0，18，5.

[3][4][美]埃蒂纳·温格，理查德·麦克德马，威廉姆.实践社团 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指南边婧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4，23.

[5][10][11][14][17][18][美]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0，66，66，2，52，83.

[7][8][9][美]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M].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2，305，305.

[12][13][15][16][22][美]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3，43，261，223.

[19][美]彼得·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M].洪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9.

[20][法]保罗·朗格让.终身教育导论[M].藤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91.

[21]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

On Learning Community

Xiang Bingjian & Wang Guoxin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Group, Shanghai 200050;
Hangzhou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Hangzhou 310006)

Abstract: the learning in mutual leaning community is not learning together in the environment of schools´ learning, nor in the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but the warm and vigorous learning group. The community learning community is a kind of living organism with endogenous growth.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munity learning community, the life and life mechanism and endogenous life value could be implied. Community learning is not a kind of artificial design, it is under the help of the definition of life growth, showing a vigorous vitality.

Key words: community, cooperative learning, living, community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